



荷塘明月

流连在远方

古丽蓉

同事艾伦的小女儿格丝在我们组工作了一个暑假，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简单聚餐午饭，算是欢送。

吃饭时我们自然就问到她下一步的计划。格丝很高兴地回答：“我要搬到爱尔兰去住了。”这边老爸艾伦无可奈何地直摇头，那边格丝美滋滋地宣布：“我的男朋友在爱尔兰有自己的房子，就在离他父母不远的城市。”

还清清楚楚记得几年前艾伦把女儿从马里兰送往英国伦敦读书的情景。我们一起讨论过把孩子送往外地、甚至送往外国读书的问题，艾伦当时很高兴女儿去国外读本科这件事，认为这样让孩子远走高飞一次，回来后一定多了见识，多了自主能力。

当时组里几个职员的孩子，或者在国外念过部分课程，或者在国外读研究生，最后都在牵挂着父母的心，陆陆续续回到了美国，在东海岸这边工作和生活。而轮到艾伦时，就剩他当着我的面，对格丝嘟嘟囔囔地抱怨：“你

以后把孩子生在欧洲了，我们到哪儿去抱呀？”

想起我自己离父母亲、离合肥老家越来越远的旅程。高考后报大学志愿时，我最大的志愿是离开家乡，到北京那个美好的远方，看外面精彩的世界，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然后是十年乐不思蜀的清华园生活。我爱上了北京，爱上了大油饼大馒头。等到了把普通话说得甚至带了些京味儿时，美国成了那个美好的远方；于是我再度离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学习、工作，我爱上了这块新大陆土地，我流连忘返。

远方，这是一个充满了多少诱惑的字眼。远方有我们未曾涉过的水面，我们想象着那儿的日出，该是怎样的壮观；远方有我们未曾攀过的山峰，我们想象着那儿的晚霞，该是怎样的娇娆；远方有我们未曾穿过的森林，我们想象着那儿的秋天，该是怎样多彩的画幅；远方有我们未曾面对的名胜古迹，我们想象着站在那儿，该

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感觉……

而年轻，又是如此充满梦想的年龄，走上远方，便成了一种追求，一条理想的必由之路。

同事肖恩夫妇老来得女，对唯一的宝贝女儿爱不释手。他们放弃美国公校免费教育服务，一直是两人在家教女儿各项课程。孩子大学后，向往远方，渴望独立。于是决定自己闯世界，到法国去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一边周游欧洲。

我们全家去欧洲旅游，途经里昂时，在那儿停留了几小时。我特地照了有当地地标的照片，为了回美国来给肖恩看。说起来里昂这城市我已经听肖恩说了很多遍，因为他的女儿正流连在那儿，他忍不住想念远方的女儿，时不时会和我们念叨几句，或者眉飞色舞计划和憧憬着去欧洲一家三口再度会合，共度假期的事儿。老两口一边希望女儿在欧洲遇上爱情，一边害怕女儿在欧洲陷进爱情。

远方的魅力，有时不仅仅只在一刻，远方的流连，有时

得用去所有年轻时的生命。

朋友爱德华的太太高中毕业后从西雅图来到马里兰州上大学，大学里认识了从小在马里兰州长大的爱德华，他们相爱、结婚，工作，把家安在了一个离爱德华母亲家几步之遥的马里兰州。三个孩子大学毕业后，爱德华决定退休了。

我问爱德华退休后准备去哪里住，他说要搬到西雅图去。

“为什么呀？”我感到非常意外。西雅图在美国的西北角，离我们东部的马里兰州还是相距很远的。

“我太太想回家了”，他这样告诉我。实际上爱德华的太太父母亲早已过世，西雅图剩下的唯一亲人是她的孪生姐妹。爱德华说他的太太为了孩子们有个熟悉的环境长大成人，一直快快乐乐陪伴他们，丝毫不提自己在远方流连多年后想回家的心思，直到爱德华退休的时候。

我的孩子们还没有长大成人，但我想我是多么理解爱德华太太的心境。我看过肖恩夫妻对远在法国的女儿深情念叨的力量，我看见艾伦现在对执意留在欧洲的女儿的无奈，但我似乎隐约又预测到多年后，艾伦的女儿格丝想回国的心情。

远方很美，流连在远方也很美，但总有一天，年迈父母的呼唤，家乡的呼唤，会更加吸引人。在外面时间长了，不知不觉我们开始有越来越多想家的时候。



《想家的时候》

想家的时候
为一个金色字眼 家乡
便和人交上了朋友
听着乡音，笑出了眼泪
一起纵容无边的回忆
讲起童年的往事
讲起前辈的兴衰讲起自己
曾经流连的场景
在可以触碰到的亲切里
我们回到共同的过去

极目眺望
家在前方 如圣殿
指引着我的归宿
想象着所有的疲惫
在那儿都会卸除

想象着所有的亲人
在那儿都会团聚
想象着
家仿佛在咫尺之间
门窗依旧斜阳依旧……

然后听一声清澈歌声飘来
有人唱从前的车、马、邮件
唱日色变得慢的往昔

我多年前寄发了自己
跋涉这千里万里
漂洋过海
却原来只为了
让慢慢变老的岁月载着我
慢慢地
回到起步时的故里